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五十五回 趙勝害人卻教人害 惡霸欺人反被人欺

且說眾賊聽夜遊神「哎呀」一聲，嘆從房上摔了下來。孫青、薛昆、李霸三人把刀亮出來，叱咻咻一陣亂刺。東方明見大家亂刺夜遊神，不覺心中害怕，反倒攔阻他們幾個說：「你們因何亂刺夜遊神？此乃神聖，斷斷不可。」孫青說：「你老人家怎麼知曉他是夜遊神？這都是夜行人的主意，裝神扮鬼。再說綠林中人都高來高去，二員外請想，他既是夜遊神，怎麼教我哥哥一腳喘下房來？」東方明方才明白，說：「這既不是夜遊神，後面那個定不是鬼了。」正在說話之間，忽聽房上一聲喊叫：「呔！下面該死的惡霸，敢用刀刺夜遊神，你們該當何罪？」眾人一聽，房上又有夜遊神說話，大家細細一看，刺的這人，不是夜遊神，原來是趙勝。一個個面面相覷，暗道：「趙大哥怎麼打房上摔下來了？」原來趙勝先時與孫青低聲講話，智爺就明白了，準是商量暗算於我，一回頭，就見趙勝果然上了房。趙勝慢慢爬房脊過來，往起一抬身，對著智爺的臀就是一腿。智爺容他一踢，自己「哎喲」一聲，卻揪住了趙勝的腿腕子，往下一帶，惡賊身不由自主，嘆咚摔下房來。眾人並沒看明白是誰，此時又聽夜遊神說話，大眾方才細細瞧看，彼此異口同音說：「員外爺，咱們上了夜遊神的當了。」眾人大罵夜遊神。智爺一生就是不受人罵，本與徐良商量，次日再動手殺人，被眾人一罵，壯上氣來了，把隔面具飄帶一解，脫下青衫，扔了沙子口袋，把繩拂子往青衫裡一卷，放在房上，回手抽刀，說：「夜遊神要汝等的性命來了！」眾人往兩邊一閃，智爺腳踏地面，東方明說：「你們若拿不住這人，等二員外上去，我平生永不喜以多為勝，總是單打單我才動手哪。」眾人說：「拿住這個人，與我們大哥報仇！」一個個手中兵刃往上亂刺亂砍。智爺這口刀，遮前擋後。幸好那兩個出色的倒沒上來。正在動手之間，後邊又有人來說：「員外爺不好了！後面又有鬼鬧起來了。是一個大白人，無論男女的房中，他掀簾子就進去，此時嚇死人不少哪。」東方明說：「還是我自己去捉鬼。」教那人在前頭引路，奔至後面，那人用手一指，果然就在屋中，吱吱的亂叫。東方明奔到屋門口，仍然是把簾子一掀，眼睛一閉，他吃著上回那個甜頭了，將頭一搖，想著頭上的燈把鬼照滅，晃了半天，果然聽不見鬼叫了，倒把山西雁嚇了一跳。頭一次，是徐良把眾姨奶奶嚇躺下，自己往別處去了，東方明伸進腦袋來，徐良沒看見。這一次，山西雁瞧他閉著眼睛，頭顛亂晃，不知是什麼緣故，就用自己的舌頭，衝他面門，舔了一下。東方明就覺著冰冷，在面門上又一踏，他睜眼一看，哎呀一聲，險些栽倒，這才看見徐良這個樣兒。自己又一壯膽子，想著前面的是人，後面明也是人，就用手中的鞭，對著徐良打來。山西雁回頭就跑，東方明更覺膽大了，也就衝進屋，追趕徐良。屋當中有張八仙桌子，徐良在前，東方明在後，繞著八仙桌子轉。東方明把那鞭對著徐良後身，颯的一聲打去，「撲咚」摔倒在地。列公聽請，可不是徐良摔倒在地，論東方明的本事也打不著他。山西雁瞅著他一橫鞭，自己往旁邊一閃，就見東方明摔倒在地，又見由桌子底下，躡出一個人，膝蓋點住東方明後腰，立刻就捆。徐良回頭，看此人穿一身皂青緞夜行衣，軟包中，絹帕包頭，灑鞋，青緞襪子，背後插刀，總沒看見他的面目是誰。徐良納悶，走過前來，將要問那人是誰，就見他將東方明捆好。一縱身軀起來，與山西雁磕頭，說：「三哥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。」徐良哈哈一笑，說：「老兄弟，你真嚇著我了。」把艾虎攙起來，又說：「老兄弟，你來得實在真巧，我與智大爺，正因此事為難。」艾虎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徐良說：「兄弟，你不用明知故問，你不是為盟嫂而來麼？」艾虎說：「不錯，正是為我施大嫂子的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們正為此事為難，我比施俊年歲大，不能往外背弟婦，教大爺背，智叔父也不願意，老兄弟，你來得甚巧，往外背弟婦，非你不可。」艾虎說：「來可是來了，要教我往外背嫂，那可不能。」徐良說：「咱們上前邊去，找智叔父去。你背不背，不與我相干。」艾虎說：「很好。這個惡霸，咱們把他殺了，還是怎麼處？」徐良說：「依我主意，別把他殺了，留他活口，聽智叔父的主意。把他口中塞物，將他丟在裡間屋裡牀榻的底下，咱們先往前邊找智叔父去。」艾虎過來，用東方明的衣襟把他的口塞住，把他提起來，至裡間屋中，往牀榻底下一放，復又把牀帷放將下來，二人復又出來。

艾虎問：「三哥，你因何這樣打扮？」徐良就把自己的事情，對著艾虎學說了一遍。復又問艾虎的來歷，小義士說：「我的話長，等事畢，再慢慢的告訴三哥。」又教三哥把那袍子脫了，好往前邊動手去。徐良說：「你叫我脫下袍子，你拿我的東西還不給我麼？」艾虎問：「什麼物件？」徐良說：「你不用明知故問，拿來罷。」艾虎又問：「到底是什麼東西？」徐良說：「我的夜行衣靠。」艾虎說：「你的夜行衣靠，怎麼來問我呢？」徐良說：「準是你拿了去，沒有兩個人。」艾虎急急得要起誓，說：「實在不是我拿了去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必是你嗔怪我方才找包袱時節口中不說人話，不肯還我，是與不是？」艾虎微微一笑說：「三哥，你方才找包袱說什麼來著？」徐良把找包袱言語說了一遍。小義士聞聽嗤的一笑，說：「很好很好。」徐良問：「到底是你拿去不是？」艾虎說：「總是有人拿去就是了，可不是我。不用打聽了，咱們先去辦正事要緊。」山西雁無奈，只得把頭上帽子、麻辮子、孝袍子、舌頭俱都摘下來，同著艾虎，直奔前邊而來。前邊正在動手之間，二人把刀亮出來，一聲喊叫，這兩口利刀，非尋常兵器可比，就聽叱咻咻，亂削大眾的兵刃。眾人一齊嚷叫「利害」。

前院孫青、薛昆、李霸與護院的並家人等，正在圍著智化動手。這些人倒不放在智爺心上。忽見竇勇強提著一根熟銅棍，從外邊往裡一闖，向智化蓋頂兜頭打將下來。智爺看他力猛棍沉，往旁邊一閃，用了個反背倒披絲的招數，對著竇勇強後背脊砍去，就聽見吱的一聲響亮，把智化吃一大驚。就聽見竇勇強說：「哎喲，你怎麼真砍呢？」仍然掄棍奔智爺而來，就在三五個回合，智爺只顧用刀一砍，被他那棍一磕，「噹啷」一聲響亮，把自己利刀磕飛。剛要往外逃躡，徐良、艾虎趕到。徐良用他手中大環刀遮前擋後，保護智爺闖將出來，離大眾動手的地方甚遠，叔姪方才說話。智化說：「艾虎從何而至？」徐良就把兩個人遇見，拿住東方明的事說了，又告訴智爺金氏的下落，讓智爺到樓上先救金氏去。智化說：「有艾虎來了，不用我去背金氏。」徐良說：「我艾虎兄弟也不肯背，金氏還讓你老人家去救。」智爺說：「也罷，我先到樓上看看金氏姪媳婦去。你們把前頭事情辦畢，再上樓找我。」徐良給智爺找那一口利刀。

智爺撲奔東北，直奔藏金氏的樓而來，則至樓下，就聽樓上面哭哭啼啼的聲音。正要躡上樓去，忽見由瓶兒門那裡來了一個燈亮，走在樓下，高聲嚷叫說：「上面的聽真，現有員外爺吩咐，別論這個婦人從與不從，教我先把她帶將下去，員外爺先教他失了節，然後什麼人愛救她就救。張姐你下來，我告訴你句話。」上面那個婆子說：「李大嫂，你好好的看著她，別教她行了拙志。」上面一個婆子說：「我早知道你們兩人有私話，下面說去罷。」智爺暗地一想：倒是很好一個機會，省得自己上樓，當著金氏殺婆子，倘要嚇著金氏，反為不美，頂好是在樓底下殺她。想到此，智化先就縱身過來，一刀先把那男子殺死，然後見那婆子下來，智爺趕奔前去，一刀又把那婆子殺死。復又往樓上叫說：「李姐，你也下來，我告訴你一句心腹話。」樓上那婆子說：「說話的是誰？」智爺說：「是我，你連我的語聲都聽不出來了？」那婆子說：「我不能下去，我這裡看著人呢！」智爺說：「你只管下來，難道說還跑得了她不成？」那婆子也是該當倒運，無奈何走下樓來，始終沒聽出是誰的口音，下了樓隨走隨問：「你到底是誰？」智爺見她身臨切近，手中刀往下一落，「噹啷」一聲，結果了性命。復又拿著這口刀，由樓門而入，直奔扶梯，上下俱有燈火。

智化踏扶梯上得樓，心想著過去與金氏說話，焉知曉樓上已不見金氏蹤跡，就見後面樓窗已然大開。智爺也不知曉是什麼緣故。大概金氏被人由此處背出去了。又不知是被什麼人背走，若是自己人背去方好，倘若教他們這裡人背出去，自己就對不起徒弟與姪男。想到為難之處，只得由後窗戶那裡，也就躡出來，往下面一看，見有一條黑影，躡上西邊牆頭。智爺隨後趕了下來，過了兩段界牆，方才看見前面有背著人的飛也相似直奔正西。智爺在後面追趕，說道：「是什麼人背著金氏？快些答言。你若不把金氏放下，我可不不管你是什麼人，你要是惡霸餘黨，不放下金氏，立追你的性命。要是救金氏的，別管你是平輩晚輩，我不與你善罷干休。你這不是戲耍姓智的，你是羞辱姓智的！」智爺隨說著，那人並不理論，還是一直飛跑。智爺生氣，就因當初在霸王莊救倪繼祖時節，由土牢中救將出來，教北俠背走，吃過一回苦處。如今總算老英雄了，卻又是這樣，焉有不上氣的道理。故此在後面追

著，越追越有氣，復又說：「前面那小輩，我將好言語你不放下，我要口出不遜了。」只一句話，這才見前面那人停住腳步，原來是用大抄包兜住金氏的臀繫在胸膛，為的是背著省力。那人將抄包解開，將金氏放下，轉過面來說：「你老人家千萬別罵。」智爺也就身臨切近，氣昂昂地說：「你到底是誰？」細細一看，說：「原來是你。」一蹶腳，咳了一聲，呆怔怔半晌無言。要問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